

第九十三章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範閑自然不會將自己心裏的猜想告訴身邊的姑娘，隻是下意識裏吸了一口涼氣，就像是牙痛一般。海棠看了他一眼，沒有什麼，又沿著玉泉河往前走。走不多時，便來到一處小圓子的外圍，竹籬為門，井在院側，石桌在西蔭之下，黃色雜毛的小雞崽兒正在悶聲不響地發著米財。

這自然就是海棠種菜的地方。

範閑無可奈何地搖搖頭，說道：“人和人總是不能比。說實在話，姑娘總擺出個親近自然的做派，但這等清雅的所在，和村子裏那些臭氣薰天的豬圈一比，這才知道，種菜養雞，也是要講究境界的。”

這話明讚實貶，海棠卻也隻是笑了笑，說道：“你當我樂意在上京城裏呆著？隻是師傅有命，宮中有求，隻好在這附近求了個清靜的圓子。”

範閑好笑道：“隻怕沈重他們謀這個圓子來給你當菜地，是害了哪家良民富紳。”

海棠說道：“這就是我所不知道，也無法掌握的事情了。”她說的淡然，範閑也聽的清淡，這便是他欣賞海棠的一點，身為北齊超然的人物，卻沒有硬生生扮出個仙女樣來，不酸，不燥，不刻意淡然，隻是一應隨心，挺好。

在太後壽宴之前，難得有些閑時，範閑也暫且拋卻這些天的陰鬱心緒，挽起袖子，卷起褲管，從石磨後麵取出家什，開始幫海棠翻土。等兩分清秀黃土地翻天之後，他又拿碗盛了碗穀子。像個貪財的龍王一樣，一點一點往地上吝嗇地拋灑著，逗得那些小雞雞吱吱叫著，追隨著他的腳步繞著小院到處亂跑。

海棠一麵蹲著身子整理瓜果枝葉。一麵含笑看著範閑在那裏玩耍，目光有意無意間會落到他的左腿之上。

中途範閑玩地累了，有些燥熱，從井裏拎起一桶水來，將腦袋探進去牛飲了幾口，將要觸著水麵的眼睛餘光卻瞥了海棠一眼，發現這位姑娘侍候菜畦的手法果然純熟，想來這些年經常做這個營生。

範閑打從澹州起，就沒有務過農，握著鋤頭的手感覺就是不如握著匕首舒服。澆水地時候，總不灑毒粉來的爽利，笨手笨腳之下。最後終於淪為了看客，饒也是如此，也是累得滿頭是汗，頭頂熱氣蒸騰。

日漸烈於中天，海棠搬了兩把躺椅。放到了棚架之下，棚上不知道掛的是什麼瓜果，葉片子極大。綠油油，綠幽幽的，將陽光全擋在了外麵。

範閑呼了一口熱氣，坐到了躺椅上，不客氣地接過海棠遞過來的涼茶，喝了兩口，往後倒了下去，壓得椅子咯吱一聲。他閉上了雙眼，開始午後小憩。就像在自己家中一般放鬆。

海棠看了他一眼，笑了笑，扯下頭上的花巾擦了擦自己額角的汗，也躺了下去。

兩張竹椅一青棚，一棚涼風兩閑人。

...

不知道過了多久，海棠忽然打破了沉默說道：“你這人真的有些怪。”

“你也是個怪人。”範閑依然閉著眼睛，“至少到目前為止，我也看不透你。”

二人說話間已經舍了範大人與您這種尊稱，海棠感覺舒服了些，微笑說道：“為什麼一定要看透某個人？而且看透又是什麼意思？”

“每個人做某些事情，總是有一定目的。”範閑唇角泛起一絲笑意，“而我不知道姑娘你的目的地是什麼。”

“我的目的？”海棠揮著花頭巾扇了扇，說道：“活著為什麼一定要有目的地？”

範閑閉著眼睛，伸出手指頭搖了搖：“活著不是要有目的，而是我們做的所有事情、想要達到的所有目的，都是為

了活著。”

海棠說道：“我不是很習慣這種繞來繞去地說話方式。”

“隻是說些無聊的廢話罷了。”範閑伸了個懶腰說道：“我很喜歡和你說說廢話，這種感覺可以說服自己是在確實的活著，而不是被活著這個目的地所操控著。”

海棠啞了口說道：“你這還是在說廢話。”

“我隻是喜歡你...的行事作風。”範閑說完這話後，忍不住自己笑了起來，“像你我這種沒有朋友的人，總是會比較想找一個說話的對象。”

“範大人才華縱橫，聲名驚天下，怎麼會沒有朋友？”不知為何，海棠回覆了大人的稱呼。

範閑沉默了起來，半晌後才說道：“我確實沒有朋友，而姑娘你是北齊嬌子，與我處在敵對的陣營中，相反我卻覺得可以把你當作朋友來看待。畢竟我在北齊的日子，你不可能出手殺我。”

海棠餘光瞥了一眼他，發現這位南朝官員漂亮的確實有些混蛋，說道：“大人出身權貴，入京後便風生水起，這一生坦坦蕩蕩，仕途無礙，兩國君主都看重於你，這等人生，還有什麼不滿足？”

“孤單，寂寞。”範閑似乎一點都沒有覺得這兩個詞有些矯情酸嘔。

海棠微嘲笑道：“範大人手下有言冰雲這等厲害人物，在南方是監察院一人之下的權重官員，家中嬌妻在堂，妹妹也是出名地才女，父居高位，往來結交的都是一時俊彥，何來寂寞孤單之說？”

“父是父，妻是妻，妹是妹，言冰雲是下屬，結交之輩都有利益糾葛。”範閑不知為什麼在海棠麵前這般坦蕩，“你當我是冒充孤獨也好，模仿絕望也好，總之我這官做的不輕鬆，我這...兒子做的也不快活。”

海棠眼眸流轉，與天光爭一

一分明亮，說道：“範大人莫不是要與我做個友人？”

“友不友的暫且不論。”範閑說道：“至少和姑娘呆在一處比較放鬆。這就已經是我極難獲得的享受。”

“若我也對大人另有所圖？”

“你圖不到。”範閑回答地極有信心。

“大人似乎忘了我們之間也是有仇怨的。”

“無妨，至少現在若有人要來殺我，姑娘一定會幫我出手。”範閑骨子裏掩藏了許久的憑賴，終於透露了少許。

...

“範大人。我一直有些好奇，你...為何會願意來北齊一行。”海棠笑吟吟地望著他，其實南方官場上的事情在北方也不是什麼秘聞，當然知道其中奧妙與天子家地那些關係。

範閑笑了笑，說道：“.....不告訴你。”

海棠氣結，範閑卻一個翻身下了躺椅，伸了個懶腰，說道：“我餓了。”

海棠應道：“屋裏有米，井底有水，園中有菜。你自己做吧。”

範閑歎息道：“當男人...對除了老婆之外的任何女人說他餓了的時候，通常是在說，他肚子裏的酒蟲餓了。”

上京城最豪華最清靜最有格局的酒樓。就是百歲鬆居，今兒個有貴客到。這客相當的貴，所以百歲鬆居的老板親自在門外侍候著，將酒樓裏所有的客人全恭恭敬敬請了出去，留下了一個空曠清靜的三層樓。

酒樓裏的掌櫃自然覺得訝異。老板卻是沒做解釋，這位老板也是在朝中有眼線地上等人物，早就瞧出來了那一男一女的身份。男的是南朝詩仙，女地是皇帝的小師姑，這兩個人加在一起，是可以在皇宮裏壓石路散步的角色，更何況一個酒樓。

臨街的雅間裏，範閑一麵斜乜著眼望著街上的景色，一麵往自己地嘴裏灌著酒，喝了三杯卻皺了眉頭，喊老板進

來換了。

老板見他麵色不好。頓時弱了想求詩仙墨寶的想法，去換了北齊最出名的青米子。

範閑喝了一口，點了點頭。

海棠有些訥悶問道：“先前是五糧液，全天下最好地烈酒，範大人不滿意？”

“我確實愛喝烈酒。”範閑回過頭來看了她一眼，麵色有些怪異說道：“但現在就是不想喝五糧液，因為那個酒有些旁的味道，讓我不能太放鬆。”

五糧液有慶餘堂的味道，有姓葉的味道，有與範閑相關的味道，他今日不喜歡。

海棠回複沉默，隻是看著範閑飲酒，灌酒，眼睛卻越來越亮，似乎在欣賞一個很有趣的事情。

...

醉意漸至，範閑眼中略有迷離之意，笑容也漸趨疏朗，說道：“是不是覺得我這生幸福，偏生卻扮個借酒澆愁的模樣，看著有些滑稽可

笑？”

“少年不識愁滋味...”範閑執筆敲碗輕歌，這是他轉世以來“抄”的第一首詩詞，此時回憶當年，更有複雜滋味。

他輕聲再歌：“留餘慶，留餘慶，忽遇恩人；幸娘親，幸娘親，積得陰功。勸人生，濟困扶窮。休似俺那愛銀錢忘骨肉的狠舅奸兄。正是乘除加減，上有蒼穹。”

這是紅樓夢中巧姐地判詞：留餘慶。

海棠的眼睛更亮了。

範閑長歎息，端起酒杯一飲而盡，說道：“海棠姑娘，你莫理我，由我一醉便好。”

為何要醉？男人要喝酒有很多種理由，最充分的理由便是情緒黯然，壓力襲身。範閑此行北齊，獲知神廟之秘，締結兩國邦誼，成功收攏北方諜網，怎看也是春光明媚，卻不知他為何黯然，那壓力又是從何而來？

其實很簡單，黯然是因為一顆心無著落處，範閑在山洞裏與肖恩說過，他是世間一過客，所以始終是在以觀光的心態在看待這個人世，縱使沉浮十八載，卻依然與這個世界有些隔膜感，若沒有婉兒，若沒有妹妹。若沒有五竹那個家夥，範閑真恨不得灑然一身，自去世間快活。

壓力卻來自於山洞裏的那番對話，陳萍萍讓範閑把眼光放高一些。甚至高在天下之上，範閑在知曉神廟所在後，便開始明白了，開始獨自承擔這種壓力。而這個事關天下的秘密，壓榨了肖恩數十年，不知道要壓榨範閑多久。

若去神廟，自然是百死一生，自己想守護的人怎麼辦？若不去，則永遠無法知曉當年地事情。範閑好生惱火，不知道之前。恨不得把肖恩的腦袋挖開，真知道了，卻恨不得自己永遠不知道。

本來以安全起見。他應該回到京都，在官場上與商場上好生風光幾年，而將神廟的事情永遠埋在心裏，但又總有些不甘心??所以他有些恨自己為什麼會對葉輕眉...會對這個肉身的母親如此念念不忘，所以他不想喝五糧液。甚至看著手中地玻璃酒杯都有扔到地上砸碎的衝動。

紅樓夢裏給巧姐的判詞，真的像是寫給他自己一般。

幸而，幸而遇恩人。幸而有娘親積得陰功，讓自己輕輕鬆鬆，不費吹灰之力，就可以獲得一大筆財富，一大幫牛人的幫助。

留餘慶，慶餘年，自己的餘年究竟應該做些什麼？

...

海棠那雙明亮的雙眼似乎可以看透人心，竟是緩緩說道：“勸人生，濟困撫貧。”

範閑悚然驚醒。雖然他明知道自己就算喝的爛醉如泥，也不可能有任何人麵前吐露自己的秘密，但...為何海棠會這般說？

其實海棠隻是湊巧說了這句話而已，

她看著範閑略有顛狂的神情，便想到了傳說中，南朝皇宮夜宴之上，詩仙初現人間地顛狂不羈，以為範閑是心道人生軌跡已定，無窮繁華順路而來，卻生出了厭世之念，頹廢之心。

這種情況在文人身上極易見到，所以海棠輕聲說了那句話，便是純從本心出發，想勸諭範閑一心為天下士民...因為海棠一直忖信，範閑的骨子裏，就是一個文人！

“天下熙熙攘攘，皆為利來利往。”範閑譏笑說道：“海棠姑娘修天人之道，親近自然，愛惜子民，卻不知道他們要的隻是利益而字。本官並無開疆辟土野心，也想讓這天下黎民能過的舒服些，但那必須是我先過舒服了...可要讓百姓過的舒服些，我手中必然要握有權力，可這世間官場朝廷，你若想身居高位，又如何能過的舒服？”

海棠聽出他話裏的寒殺之意，微微一怔，說道：“範大人手操一方權柄，萬望謹記道義二字。”

“俗了，俗了。”範閑將筷子敲地震天響，那瓷碗卻沒有碎。

...

“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。”海棠依然皺眉說著：“唯重義者耳。範大人雖與我身處兩國，但這天下子民不論是慶國的子民還是齊國的子民，都是獨一無二地生靈，大人若對道義二字還有所敬畏，萬望大人回國之後，盡力阻止這天下的戰事再起。”

平息天下幹戈??這便是海棠的目的，範閑一直在猜的目的！很大的一個牌坊，如果是從旁的人嘴中說也來，一定會覺得很惡心，但從海棠的嘴裏說出來，卻顯得很恬然自然，讓人很相信。

範閑微嘲一笑道：“那肖恩便不是生靈了？”

海棠說道：“殺肖恩一人，救世間萬人，有何不可？”肖恩若脫牢而出，與上杉虎父子聯手，帝權大懲，再將神廟秘密吐出，以北齊年景皇帝地雄心，這天下隻怕數年之後，又會陷入戰火之中，所以她這般說倒也有幾分道理。

偏生範閑根本沒有政治家與道德家的覺悟，冷笑說道：“若百人要死，殺四十九人，活五十一人，姑娘殺是不殺？”

海棠默然，良久無語。

“所以說，你我皆是無情人。”範閑忽然不想再說這些無趣的話題，有些生硬的將話題轉開：“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？...善假於物也。”，

海棠微怔抬頭。

範閑說道：“我的武道修為不及姑娘，但若真的生死搏鬥，姑娘卻不見得能輕鬆殺了我。”

海棠荏了點頭。

範閑飲了一杯酒，望著她的眼睛，靜靜說道：“為什麼？因為我善於利用一切的工具。”

“武道修為，首重修心，外物之力，終久不可久恃。”海棠靜靜應道。

範閑搖搖頭，說道：“重義者，並不見得能將義字發揮，謀利者，卻不見得是個無義之徒。義者，大利也，隻要目的正確，何必在乎手段？”

說完這句話，範閑自己卻愣住了，一番閑聊，本是岔話之舉，卻無意中觸及了他自己的內心，就像是一道天光，忽然打在他的心間，頓時讓他明白了自己的真心究竟是什麼。無情之人？或許骨子裏是個多情之人。

他這一生總說自己要掄圓了活一把，卻始終不知道，自己應該如何掄圓了活，今日...終於有了分數。此刻他心中清醒，眼中卻是酒意濃烈，盯著海棠，緩緩說了兩個字：“多謝。”

海棠今日言語上全盤落在下風，卻也並不如何恚然，隻是聽著這多謝二字，卻是心頭略感失措，看著範閑滿是醉意的眼眸裏透著的那絲堅毅，她的心裏忽然有些不安了起來，略一沉忖，眸子裏已是多了絲清徹：“以大人之才，日後之南方，便是一方好舞台。大人既不思戰，便是海棠之友，還望大人振衣千仞岡之時，小心謹慎，多以萬民為念，不可稍有自滿之意，如此方是正途。”

範閑將酒杯輕輕擱在桌上，輕聲說道：“放心吧，我才剛上路呢。”

...

除了苦荷之外，海棠當是北齊第一高手，有此佳人在旁守護，又驅散了心頭所有的猶疑，範閑這頓酒飲的是無比酣暢，雖有些孩子氣地不肯喝五糧液，但素米子灌的多了，終究還是喉頭幹辣，胸中帳滯，腦中昏濁，飄飄然複欣然地醉倒在了桌上。

這是範閑自打開那個箱子之後，第一次醉到人事不省，卻是在敵國上京的酒樓上，在那個根本不知是敵是友的海棠姑娘麵前，如此行事，實在是有些古風蠢氣。

“您還真是一個看不透的人。”海棠看著醉倒在桌上，像個孩子一樣甜甜睡去的範閑，微笑說道：“我一直想見的雪芹先生。”

(這章是熬通宵寫的，全是對話，但這章是大重點，所以我堅決拒絕任何說我口水的意見，咬牙磨刀中，誰說就砍誰...章節名是長了點噢，以後盡量少玩，這是惡趣味啊惡趣味。著重說一下留餘慶，這其實是我準備的一版簡介...因為本月生病，家中又事多，所以寫的少了些，表示一下歉意，下月我不知道能寫多少出來，這主要看家中的情況了，啾啾，祝大家周末愉快，月末愉快。)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